

陈德文 译

夏目漱石 小说选 上

● 三四郎 ● 从此以后 ● 门

湖南人民出版社

陈 德 文 译

夏目漱石小说选

上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根据日本筑摩书房一九七九年版

《夏目漱石全集》翻译

夏目漱石小说选(上)

——三四郎 从此以后 门

〔日〕夏目漱石 著

陈德文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57,000 印张：20.75 印数：1——16,700

统一书号：10109·1802 定价：2.50元

前 言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仕宦家庭，少年时代受过汉学教育，二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后来，转到地方中学当教员，在大学同学、著名诗人正冈子规的影响之下，开始写作俳句，成就斐然，为他以后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0年，夏目漱石官费留学英国，在伦敦住了三年，亲眼目睹了“大英帝国”日趋没落的社会现实，痛感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促使他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切。1903年，他回国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及帝国大学任教，对明治时代日本资产阶级教育界的虚伪与冷酷，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孕育了“漱石文学”对日本近代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

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讽刺小说《我是猫》，用幽默而辛辣的笔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倾吐了作家郁积日久的不满和愤恨。以《我是猫》为起点，夏目漱石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凭着冷彻的头脑和犀利的笔触，向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勇猛地开战，为日本近代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夏目漱石卒于1916年，虽然只活了五十岁，但他在生前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天皇政府曾经打算授予他博士的学位，遭到他毅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作家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夏目漱石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我是猫》、

《哥儿》、《草枕》、《三四郎》、《从此以后》、《门》、《心》、《明与暗》等数十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为日本文学增添了光彩。至今，“漱石文学”仍然以它深厚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门》（1910），是夏目漱石中期创作的小说，通称前《三部曲》。这三部作品的主人公及故事情节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主题思想上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小说《三四郎》描写青年主人公小川三四郎，由故乡熊本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在同学校和社会上各方面人士交往的过程中，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相比之下，自己过去的乡间生活显得多么闭塞而又贫乏。在大学里，三四郎遇到了同乡野野宫宗八。他是个知名的物理学家，每天钻在地窖里埋头于科学研究，对交友和恋爱都不感兴趣。三四郎的同窗佐佐木与次郎，是个热爱文学、精力充沛的青年，但又不免流于肤浅。他还结识了少女美祢子，生活中充满了绮丽的幻想，他爱慕她，却又不敢对爱情采取积极的态度。美祢子是个富有教养的新型女性，她天真热情，具有独立的判断事物的能力。但她又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三四郎，终于同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结了婚。作品还塑造了自由主义者广田先生的形象，他清高自诩，卓然不群，对待人生和社会始终抱以高蹈的批判目光。从广田先生这个人物身上，读者可以窥见作家本人的影子。《三四郎》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对稳定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步入冷酷的社会现实之前那种犹豫不决的精神状态。

《从此以后》的主人公长井代助是一个无职业的“高等游民”，他头脑聪敏，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职业只会使人堕落。他的朋友平冈本是个具有理想的实干家，但在现实面前累遭厄运，生活困顿，精神上一蹶不振。平冈的妻子三千代，婚前原是代助的女友，代助看到平冈很爱她，便成全了他们。三年之后，代助发现自己的这一行为并未能给三千代带来什么幸福，便毅然拒绝了父兄通过金钱关系为他包办的婚姻，下决心与三千代一起共同创立新的生活。如果说《三四郎》中的广田先生对社会的批判只停留在一般的议论和冷眼旁观的立场上，那么，到了《从此以后》，作者便让自己的人物置身于社会生活的激流之中，使得这种批判更深入、更直接了。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通过主人公长井代助之口，对资本主义社会世态的冷酷，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堕落，给予有力的控诉，无情地嘲笑了统治阶级被幸德秋水等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吓破了胆的虚弱本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向封建道德习俗挑战、勇于探索未来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继《从此以后》之后，夏目漱石于1910年创作了前《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门》，反映了作家精神上的苦闷与动摇。这部小说描写野中宗助和阿米夫妇惨淡的人生际遇，充满了悲凉和绝望的气氛。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当时发生了“大逆事件”^①，给作家的创作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作

① 1910年，明治政府借口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对天皇图谋不轨，实行大逮捕，残酷镇压进步的民主力量，结果被杀二十余人。史称“大逆事件”，又称“幸德秋水事件”。

家一旦放弃冷眼旁观的立场，试图正视黑暗的社会现实时，又不免流露出无能为力的消极情绪。

总之，夏目漱石的前《三部曲》，是明治社会日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精神历程史。作者根据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生动地展现了他们的各个生活侧面，具体地反映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幻灭的过程，具有撼人心弦的艺术力量，成为日本近代文苑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典范。同时，由于作家的笔触过分囿于人物的心理刻画，缩小了观察社会生活的视野，妨碍了进一步解剖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再者，夏目漱石由于阶级出身和社会经历的制约，使得他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偏爱。他的大部分创作，着力描写知识分子的孤高性格和失意的心境，忽视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注意和关心，致使一些作品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

尽管如此，夏目漱石毕竟不失为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日本文学运动中担负着启蒙主义者的任务，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必须充分给以肯定。

译者

1983年除夕钟声

写于南京秦淮河畔

目 录

前 言

三四郎..... (1)

从此以后..... (241)

门..... (467)

后 记

他从意识朦胧之中醒来的时候，那女子早已和身旁的老爷子攀谈开了。老爷子正是那个从前两站上车的乡下人。三四郎还记得，火车刚要开动时，他嚷嚷着快步跑进来，蓦地脱光了膀子，脊梁上布满了灸过的痕迹。三四郎一直注视着他，直到那老爷子擦干了汗，穿上衣服，挨着女子坐下来。

这女子是从京都上车的。她一上来就引起三四郎的注意。她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皮肤黝黑。三四郎从九州转乘山阳线火车，渐渐接近京都、大阪的当儿，他看到女子的肤色次第变得白皙起来，自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远离故乡的哀愁。因此，这个女子一走进车厢，他心里就想到，这回有了一位异性的同伴了。就其肤色来看，这女子属于九州人。

她和三轮田家的阿光姑娘肤色一样。离开故乡之前，只觉得阿光是个讨人嫌的女人，身旁没了她，实在叫人庆幸。可是现在想来，象阿光这样的人并不可厌。

单从脸型上看，眼前这女子标致多了。紧紧抿着的嘴唇，水灵灵的眼眸，前额也不象阿光那般宽大，看上去让人很舒服。因此，三四郎每隔五分钟就要抬眼瞧瞧这个女子，有时候，他俩的目光会不期而遇。老爷子在这女子身边落座的当儿，他更是久久地凝神注视着女子的神态。当时，她嫣然一笑，“好的，请坐吧。”说罢就给老爷子让座。过一会儿，三四郎有些困倦，

便睡了。……

看样子，在他睡觉的时候，女子和老爷子就聊开了。三四郎睁开眼，默默地倾听两个人的谈话。女子说到这样一些事——

论起小孩玩具，还是京都比广岛的又好又便宜。她到京都办点事儿，下车后顺便到蛸药师^①买了一些玩具。好久没有回乡了，这次回去见见孩子，真叫人高兴。不过，她是因为丈夫中断了汇款，不得已才回娘家的。所以心里老是不踏实。丈夫从前长期在吴市^②的海军里供职，战时^③到旅顺去了。打完仗曾一度回来过，据说那边能挣钱，不久又到大连谋生。起先常有信来，月月都汇钱，所以日子还算好。谁知这半年信和钱都见不到了。他不是个浮华人，倒也能叫人放心，可自己总不能坐吃山空呀。因此，在未打听到丈夫的确切消息之前，她出于无奈，只好回乡间等候。

老爷子看来不知道什么蛸药师，对玩具也没有兴趣，开始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和，等到那女人谈到丈夫去旅顺之后，他立即产生了同情，说那太可怜了。他还提到自己的儿子在战争中也拉去当兵，终于死在那边了。他不懂为啥要打仗，打完仗日子能好过些倒也罢了，可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死了，物价也涨了。还有比这更蠢的事情吗？世道太平，谁还会出外谋生呢？这都是战争造成的！不管怎样，要有信心，这很要紧。他肯定活着，在干事哪。耐着性儿等些时候，他保准会回来。——

① 祭祀药师如来的殿堂，位于京都闹市新京极。

② 广岛西南海滨城市，是著名的军港。

③ 指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

老爷子说着，不停地安慰那女人。不一会儿，火车靠站了，老爷子向那女人打了声招呼，要她多多保重，就腿脚麻利地下车了。

随着老爷子一起下车的有四个人，可是只上来了一个。车厢里本来就不挤，这回更冷清了。也许天快黑了，站上的职工踏着车厢顶篷点亮了油灯。三四郎想起了什么，他拿出前一站买的盒饭吃起来。

火车开出后约莫两分钟，那女子飘然站起身，打三四郎身旁穿过，向车厢外面走去。此时，女子腰带的颜色方才映入三四郎的眼帘。三四郎嘴里衔着烤香鱼头，目送着女子的背影。他一边不停地吃饭，一边想，她或许是上厕所的吧。

不多会儿，女子回来了。这下子可以从正面观望了。三四郎的盒饭已经快要吃完，他低着头用筷子使劲扒拉了两三口，可那女子似乎还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她说不定……”三四郎思忖着，猛地抬起头一看，女子果然站在对面。正当三四郎抬眼张望的时候，那女子又迈动了脚步。她从三四郎身边走过去，没有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侧过身子，将头伸出车窗，静静地向外面眺望。风猛烈地吹着，她那鬓角上乱蓬蓬的头发引起了三四郎的注意。这时，三四郎把吃剩的空盒子用力向窗外抛去。女子所在的窗口同三四郎旁边的窗口相邻，中间只隔着一列座席。三四郎看到那个迎风抛出去的白色饭盒盖又随风飘了回来，心想，这下子可糟了。他不由地望了望女子的脸，那张脸正好伸向窗外。女子默默地缩了回来，用印花手帕仔细地擦擦额头。三四郎想，还是主动道一下歉更保险。

“对不起。”

“没关系。”女子回答。

她依然在擦脸。三四郎只好闷声不响，女子也不吱声，她又把头伸出窗外。三、四个乘客在昏暗的油灯下露出困倦的神色。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见火车发出巨大的轰鸣，向前行驶。三四郎合上了眼睛。

过了一阵子，三四郎听女子问道：“快到名古屋了吧？”一看，她早已转过身子对着他，探着腰，把脸凑到三四郎旁边来了。三四郎吃了一惊。

“这个……”三四郎应了一声。他第一次去东京，什么也不知道。

“照这样看，火车会误点吧？”

“可能要误点的。”

“你也在名古屋下车吗？……”

“嗯，下车。”

这趟列车只开到名古屋，所以这样的会话也很自然。女子一直坐在三四郎的斜对面，好长一段时间，只听到火车的轰鸣。

列车停靠下一站时，女子终于又开口了。她想麻烦三四郎一件事，说到达名古屋以后，一个人怪害怕的，想请他帮忙找个旅馆。女子执意相托，三四郎也觉得这是应当的，但他不愿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和这女子毕竟是素昧平生，这使他颇费踌躇。然而他又没有勇气断然拒绝，所以只好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一阵子。说着说着，火车到达名古屋了。

大件行李都已办好托运到新桥的手续，尽可以放心。三四郎只拎着一个不太大的帆布提包和一把阳伞出了检票口。他头上戴着高中学生的夏帽，只是把帽徽摘掉了，作为毕业的标志，白天看上去，那地方还留有新鲜的印记。女子跟在后面，

三四郎戴着这顶帽子总有些不大自在，然而他也无法可想。不用说，在女子眼里，这帽子只是一顶普普通通的脏污的帽子。

火车本应九点半到站，结果晚了四十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十点了。因为是夏季，大街上还象天刚黑时一般热闹。眼前有两三家旅馆，只是在三四郎看来，太阔绰了，只好不动声色地打这些灯火通明的三层楼房前通过，然后信步前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哪里去呢？他当然无从知晓，只是一味奔着暗处瞎闯。女子一声不吭地跟着他，不一会儿，走到一个比较僻静的横街口上，看到第二家门口挂着“旅馆”的招牌。这是一块龌龊的招牌，看来这里对三四郎和那女子都很合适。三四郎稍稍回过头去，向女子问了一声：“这里行吗？”女子回答：“挺好的。”便打定主意直往里走。他们刚来到房门口，还没有来得及声明一下“两人不是一起的”，就听到一连串的招呼：“欢迎……请进……带路……梅花轩四号……”，两人不得已，只好默默跟着那人一起走进梅花轩四号。

女侍去端茶的时候，他们只是茫然地相向而坐。等女侍端茶进来，请客人入浴时，三四郎已经没有勇气声明这女子不是和他一起的了。他拎着手巾，说了声“我先洗”，就向浴室走去。浴室在走廊尽头厕所旁边，那里黑乎乎的，看样子很不干净。三四郎脱去衣服，跳进澡桶，寻思了一会儿，心想，这女子真成了累赘了。他哗啦哗啦正在洗澡的当儿，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好象有人上厕所，不一会儿又出来。接着就是洗手。等一切都完了，忽然，浴室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半。那女子在门口问道：“要搓背吗？”“不，用不着。”他拒绝了。女子没有离开，反而走进来了。她宽衣解带，看起来是想和三四郎一同入浴，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三四郎猝然跳出澡桶，草

草地擦了擦身子，回房去了。他坐在座垫上，惊魂未定，女侍拿着住宿登记簿进来了。

三四郎接过登记簿，规规矩矩地写上：“福冈县京都郡真崎村小川三四郎，二十三岁，学生。”轮到那女子了，他不知所措，心想等她出浴回来再说，可那女侍一直在旁等候。三四郎迫不得已，只好胡乱写上：“同县同郡同村同姓，名花子，二十三岁。”然后交差了事。接着频频地摇着团扇。

不久，女子回来了。

“实在有些失礼啦。”她说。

“没什么。”三四郎回答。

三四郎从提包里掏出本子记日记，可又没啥好写的。看他那表情，要是这女子不在身旁，或许可以大书特书一气。于是，女子说要出去一下，便离开了房间。三四郎越发无心记日记了，他猜想，这女子到哪儿去了呢？

侍女来铺床，只抱来一条宽大的被子。三四郎告诉她一定要铺两张床才行。她说，屋子太窄，蚊帐又小，总也听不进去。看来她是嫌麻烦。最后她说，老板眼下出门去了，等他回来问一声再拿来吧。说完硬是把一条被子填满整个蚊帐，走开了。

此后，又过了半刻，女子回来了，说了声：“太晚啦。”然后隔着蚊帐在摆弄着什么，不时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看来肯定是给孩子买的玩具发出的声音。不久，她大概又把包裹照原样包好了，隔着蚊帐说道：“我先睡啦。”三四郎回答：“好吧。”他一屁股坐到门槛上，一面摇着团扇，心想，干脆就这样熬到天亮吧。可是蚊子嗡嗡地飞来，外面实在受不了。三四郎霍地站起来，从提包里掏出薄棉衬衫和衬裤，贴身套上，外头束上蓝色

腰带，然后拿着两条毛巾，钻进了蚊帐。女子还在被子另一头的角落上摇着团扇。

“对不起，我生来讨厌盖别人的被子……还得设法避避跳蚤，请原谅。”

三四郎说罢，把事先特意空下来的另一半被子向女子这边卷过来，床铺正中形成一道又白又长的隔挡。女子翻身朝里睡了，三四郎将两条毛巾接在一块儿，在自己的领地上铺个长条儿，然后直挺挺地躺在上面。这天晚上，三四郎把手和脚都收拢在这条狭窄的毛巾上，未曾向外越出一寸。他和女子没有搭一句话，女子面向着墙壁，也是一动不动。

天总算亮了。女子洗完脸坐下吃饭的时候，莞尔一笑，问：

“昨夜里有跳蚤吗？”

“嗯，谢谢你，托你的福。”三四郎一本正经地回答。他低着头，只顾从小碟里捡腌咸豆吃。

结完账，走出旅馆，来到火车站时，女子才告诉三四郎，她打算乘关西线火车到四日市去。不一会儿，三四郎乘的这班车进站了，女子还要再等些时候，她送他到检票口。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一路顺风。”她客客气气地行了礼。三四郎一手拎着提包和阳伞，一手摘下那顶旧帽子，只说了一句：“再见。”

“你呀，真是没胆量的人啊。”她的口气十分平静，说罢微微一笑。

三四郎觉得好象被什么人推上月台一般。他走进车厢，两只耳朵一阵燥热，好大一会儿，缩成一团，没有动弹。不久，乘务员吹响了哨子，那响声从长长的列车的这一头传到那一

头。列车启动了，三四郎悄悄地从车窗探出头去，女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唯有站上的大钟十分显眼。三四郎又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车上的人很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三四郎的举动，只是坐在斜对面的一个男子，在三四郎回到自己位子上的时候，瞥了他一眼。

三四郎经这男的一瞧，似乎有些不大自在。他想看书，以便调节一下心绪，打开提包一看，上面被昨夜用过的毛巾塞得满满的。他用手扒开一道缝儿，从底层随便抽出一本，原来是看也看不懂的培根^①著的论文集。培根的这本书装帧粗糙，三四郎本不打算把这书带到火车上阅读，因大件行李实在装不下，索性同其它两三本书一同放在提包最底层了，不巧一手摸到了它。

三四郎打开培根这本书的第二十三页。他对别的书都不感兴趣，当然更无心阅读培根的书了。然而，三四郎还是恭恭敬敬地翻到了第二十三页，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瞧个没完。三四郎一边装作看书，一边回想起昨夜发生的事。

那女人究竟是什么人？世上有这样的女人吗？大凡女人，都是这样沉着冷静，心安理得的吗？这是出于没有教养，还是胆大妄为，或者是天真无邪呢？总之，自己未能深入进去亲身体味，就不敢妄自断言。还是应该下决心体验一番啊，不过那也够怕人的。临别时，女人笑他没有胆量，倒使他大吃一惊。他感到二、三年来的弱点一下子暴露出来了，连生身父母都没有一语道破过哩……

^① 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倡导科学方法和经验论，著作有《随想录》等。

想到这里，三四郎更加颓唐了，仿佛遭到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一顿愚弄，羞惭得抬不起头来。即使面对着培根这本书的第二十三页，也觉得惶愧不安。

现在想来，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大可不必，哪里还谈得上读大学、搞学问呢？可是这是至关人格的大问题，总得有个对付的办法才好。不过，对方老是那样亲热，自己是受过教育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感到今后不能随便接近女人，他没有那样的勇气，他非常困窘，他简直就象一个先天不足的废人。然而……

三四郎立即改换了心情，想起另外一些事情——这次到东京去上大学，接触名流，和品学兼优的学生交往，在图书馆钻研学问，从事著述，受到社会的赞扬，母亲欢天喜地……他漫无边际地想象着未来的情景，大大地振奋了精神。他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将脸孔继续埋在第二十三页书里了。他轻松地抬起头来，这时，坐在斜对面的那个男子又看了看三四郎。三四郎也回望着他。

那男子长着浓密的胡须，瘦长面孔，看起来象个神官^①。然而那副直直的鼻梁倒象是西洋人。在学校读书的三四郎一见到这样的人，肯定把他当成了教师。这人穿一件白底碎花的衣服，里边配着整齐的汗衫，脚上套着蓝色的布袜。从服饰上推测，三四郎断定他是中学教师。三四郎前程似锦，在他眼里，总觉得这男子没有什么出息。此人四十上下，看来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

男子频频抽着香烟，鼻孔里冒出长长的烟雾，抱着膀子，

① 主管神社祭祀的人。